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繡鞋記 第六回 葉蔭芝托尼問病

詩曰：無限愁思苦才衷，嚴加防範計將窮。  
情根種下應難斷，探病憑尼作雁鴻。

話說張鳳姐自從被兄雪管束以來，寸步不能行動，無異日困愁城。細想嫂嫂因我私情被兄休棄，捫心自問，殊屬不安，今我獨守空房，並無一人來往，滿懷憂怨，憑誰傳達東君。不思茶飯，不事鉛華，終日相思，空剩梅花骨瘦，懨懨成病，弱體難支。家人紛紛傳說，竟到蔭芝耳邊，聞得鳳姐抱病，恰如利劍剖心，連忙趕出城中，搬回陳館打聽消息。一日庭中獨坐，展轉懷思，怎得個心腹的人前往探候，正在躊躇打算，忽聞步履之聲，抬頭一望，原來乃是桀枝、亞左到來。走近跟前，叫聲：「老爺納福，回府日久，自必興居佳勝，閣第凝床。可憐鳳姐被兄錮禁，真若籠中之鳥，有翅難飛，老爺叫人來不來，莫非忘懷了麼？」蔭芝道：「阿傳，你說那裡話來，我因家事糾纏，以致擔擱，鳳姐抱恙業已聞知，故此趕出城來，正欲令人前去探候，豈料你們到此，實乃天作之合。今有北茸一枝，此物能醫虛損，大補氣血，並養元神。敢煩二位送去與他詰嘗試之。其病諒必安痊矣。更有一說，囑她千萬放心，權且忍耐，既蒙訂以終身，斷不令其珠沉玉碎，倘或天不從人，寧甘一死以謝芳卿。」言罷，淒然淚下。二尼笑道：「老爺實乃死心人也。書云天下得一知己，可以無憾。其斯之謂歟。現在有此良藥，何思病不回春。待我們與你送去，俾意中人得睹此物，以慰離愁，當必霍然耳。」說畢，抽身而起。蔭芝相送出門。其時日已黃昏，二尼行抵張家，潛入內室，低聲叫句：「鳳姐，前聞貴體有彩薪之憂，近日可占勿藥，我們奉葉爺之命，送來北茸一枝，乞為笑納。即向袖中取出，鳳姐玉手連忙接轉，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自我抱病以來，憑誰慰藉，今者承君寵愛，賜以北茸，睹物思人，未免又添惆悵。妾身自憐命薄，竟如斷梗飄蓬。父兄若此威嚴，斷難久居此地，明日打疊辭歸大汾，杜門不出。但東君義重情深，不敢忘卻。生為葉姓之人，死為葉姓之鬼。相煩二位與我道達隱衷，並囑君家自當保重，幸毋以妾神馳。」二尼聽說，連聲稱羨：「你兩人可謂情之所鍾，雲水相合。惟是病後務祈細加調攝，切切不可日抱愁思，自貽伊戚。細想葉爺乃是道高八斗，經權達變，無不鹹知。若此同同兒女私情，何虞棘手，且待東風一到，自然成功。嗣後倘有佳音，當為足下作魚鴻矣。」鳳姐答曰：「全仗阿傳照拂。」二尼告別，轉回庵中而去。

且說蔭芝獨在館中，俯首凝思，昨日曾托桀枝攜送北茸與鳳姐，諒已收到，不知病體曾否復元。想我兩人結此空緣，乃鏡花水月，不過作如是觀。從此相思，永無虛日，仔細思量計將安在？忽然想起老鄧近來為甚不到我館，其中自有緣故，他雖是個男子，卻無半點機謀，但伊妻運籌握算，甚是精能，甚誇女中丈夫。我今不若備具微儀，前往伊家奉忌高明相教，豈不是好。即忙取出白銀二十兩，封就藏入袖中。吩咐徐安看守門戶，遂即穿街過巷，信步而行，到了十字街頭，不期與鄧清相遇。彼此上前施禮。鄧清道：「違教日久，想足下動定咸寧，諸凡順適。有何貴冗，稅駕何方？」蔭芝道：「小弟並無別意，只因與鳳姐之事，未知何時方能成就？久聞尊嫂妙計奇謀，特為趨府請謁。」鄧清道：「既承枉顧，請往舍間一敘。」便即攜手同行。入到家內，分賓〔主〕坐下，家童茶進，飲畢。蔭芝向袖中取出札儀一封，欲笑說道：「此是薄敬，敢煩仁兄轉呈尊嫂夫人，聊申鄙意，伏祈笑納。」鄧清道：「仁兄寬坐片時，待我說知拙荆，看其作何意見。」蔭芝說：「有勞了。」鄧清將銀攜入內室，見了妻子，把情由一一說上。黎氏道：「此事不難設計，但不該收他這封銀子，要他這些臭銅中甚麼用。」

諺云：『一不做，二不休』，你將此銀交還與他，且待事成，怕他不重重謝我。」鄧清諾諾：「賢妻聽言甚是，但不知有何妙計。」黎氏道：「枉費他是一個進士公，胸中並無半些計策，既要吟風弄月，不憚覓跡尋蹤，兼之作事不可張揚，只好暗中籌策。聞得張家與倪府係屬親戚，內眷時常往來，鳳姐現在已回何宅，就此乘機使一人假扮倪奶奶，前去何家探望鳳姐，可說石龍大會，相請鳳姐同往遊觀，倪家不知底裡，斷無推卻。」

那時一竹篙撐開潛往別方而去，正係人不知，鬼不見，縱使張家聞知，亦無處訪尋。你道好不好呢？」鄧清說：「此計雖然是好，但無人裝扮倪家奶奶。」黎氏答雲：「甚屬容易，待我指鹿為馬，調將提兵，況有陳家契媽十分乖巧，許他事後酬謝，無不樂從。仔細想來，勢如反掌。枉你身為男子，絕無一些計策真真是個酒囊飯袋。」鄧清將妻這番言語，一一說與蔭芝。

葉爺聞聽，歡喜異常，連聲稱妙：「尊嫂如此深謀，捨得早來求教，何用擔擱到此。」言罷，咨嗟不已。鄧清將原禮奉還。

蔭芝說：「輕微薄敬略表微忱，尊嫂何其見外？令我無地自容，且俟異日功成，定當瓊瑤厚報。」揖別辭歸，轉回陳館而去。

光陰似箭，歲月如流，轉瞬間已是中秋八月一日，親家鸚鵡到館，蔭芝將黎氏設立計謀對他細述，聲言：「有勞親家往寶蓮庵一走，內中行事可說桀枝、亞左知曉，叫他兩個先往何家透個信息，准於八月十三，著鳳姐檢拾衣物，等候人來相接，一同動身。切切不可貽誤。」鸚鵡答應，立即起行，步入庵中，正值亞左在經堂念佛，同往桀枝房內共談底事，從頭到尾，一一說個明白。次日，二尼即往大汾何家，見了鳳姐，遂陳顛末。